

□季节风铃

□芭蕉雨声(新乡市)

□诗词采撷

彼岸花

定国湖的彼岸花开了,特意搭公交车赶过来,却已错过盛花期,多半开败枯萎,朵儿结出了青色蒴果。

彼岸花这个名字,最初从文艺作品里获知,它的神秘模样只能存在于想象中。近些年城市绿化好了,它由彼岸悄悄走近我身旁。

彼岸花、曼珠沙华分别为日语和梵语音译,它的中文名叫石蒜花,为我国原生品种,长江流域一带适宜生长,农历七月的早秋时节花开绚烂,是很出色的地被植物。

石蒜喜半阴,野生植株常在溪边荒坡的石缝扎根,地下鳞茎形如蒜头。石蒜花名朴素,慢慢被虚幻唯美的彼岸花抢了风头,小说、歌曲、电影,更是渲染了彼岸花的魔性,让人心生好奇。

水面辽阔,环湖草木繁盛,我依然在草坡林地找到几处石蒜花丛,鲜红的花色十分抢眼。一根独蕊擎一束花,没有叶子。花开不见叶,叶萌不见花,花与叶生生相错,永不得见。石蒜花的这个生长特性,与佛家“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的说法相合,从而被人赋予忧郁悲凉的意味。花色如血染,传说是开在冥界彼岸的唯一的花。

石蒜花在我国有近两千年的栽培历史,古人对石蒜花有着温柔明朗的认知与解读,这种传统的植物文化,不该被覆盖与遗忘。

石蒜为石蒜科石蒜属,常见的同科植物如水仙、洋葱、葱莲等等,都有着相似的地下球状鳞茎。它的花蕊像是忽然

从地面冒出来的,人们直呼它“平地一声雷”,花名深含锐不可当的生命爆发力。纤细的蕊上花掌为伞形花序,有四朵五朵的,我见到的多为六朵花。怒放时,花被片自然反卷,花蕊和花柱辐射状探伸出去,花丝屈曲如龙爪,也叫龙爪花。秋夜星月之下,花药闪亮如灯,金灯花,应该是它最具文墨气的名字,入诗入词。

金灯花现代一般指忽地笑,即黄花石蒜,但从古典诗文可以看出,金灯花特指开红花的石蒜。唐朝女诗人薛涛写道:“阑边不见囊囊叶,砌下惟翻艳艳丛。细视欲将何物比,晓霞初叠赤城宫。”篱下阶前,红花光彩若霞光初照,叠映在青城山的赤城阁上,亦真亦幻,令人深思。

赤城宫为道家圣地,凝神观花,领悟“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道家思想,金灯花成了指引心路的灯盏。道家重视金灯花,可追溯到秦汉时期,曾被视作天上花,道观内外常见种植。

“金灯玉柱归天上,何事生来小槛前。”赤花比金灯,碧茎比玉柱,宋诗里的石蒜花依旧鲜丽辉煌,红色给人希望和力量。至于那些幽冥隔世之气,到了明清时候才渐渐由外而内浸漫过来,彼岸花也从此被叫响。

我眼前的金灯花,茎秆青绿转为紫褐,花色赤红的少,多为破旧的淡红,老茎残花收入镜头,图影意外地呈现出色彩斑驳的油画质感,古韵悠长。

花叶缘何不相见?简单说,它们适应的气候不同,叶子耐寒不耐热,盛夏到



来之前就枯掉了。花朵却喜暖畏寒,夏秋孕蕾绽放,白露秋分时日花谢结子,籽粒饱满落地,茎秆倒伏化作泥浆,天气也凉下来了。暮秋,叶芽萌生,从生蒜苗样,叶片因地下鳞茎养分的支撑而凌冬不凋。

石蒜花、金灯花、彼岸花,花名是人起的,花叶并不介意,遵循自然规律,该开开,该落落,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我只将植株看作它本身,独自走进林地来看花,心底并无凄怆之情,反而欢喜莫名,流连半日不舍归。如此古老珍贵的植株,堪称“中国郁金香”的美誉。

傲然一根独蕊,高举烈焰似的花朵,丝丝舒展,片片执着,任人附会与寄情。它是平凡的,也是不凡的。

五拍·故乡荷塘

(诗韵新编)

□李剑波(新乡市)

荷叶荷花挤满塘,
点红片绿散幽香。
烈阳彩蝶飞花侧,
明月青蛙蹲叶旁。
雨打浮萍鱼潜底,
风吹芦苇鸟深藏。
少年记忆回乡下,
又把蜻蜓称蚂蝗。

声音

(外一首)

□邢晶凌(卫辉市)

如一束光打开黑夜
你打开我体内的沉默
花朵即时绽放,叫醒它的风
撑起无骨大伞
我待在雨水和伞之间
触摸敲打的节奏
耳朵旋转的蜗状剧场
演示你的高低强弱变化
我有部分锁进弦上
摁得噼声弹得喧哗
而你,在不经意间
填补了我余下的部分

站在四月末端的 岸边发呆

那么多花已经开过
此刻,属于自己季节的部分
借文字的香气绽放
卷起的,落下的,水面激荡
表层深浅不一的皱褶里
忧伤,惊惧的线条
已映出眸中的泪水
能怎么样呢
离去的,走来的
以及暗礁深处的活着
都在血脉歌唱
对岸,有银色的鸟鸣闪耀
不回头的浪花,簇拥着奔腾
你看,阳光正在一点点拨动
云雾

相见欢·赠别

(外一首)

□焦香梅(卫辉市)

风轻云淡花残,暮云寒。遥望一条山路几折弯。
留不住,天涯路,雁孤单。无奈悲欢离合意阑珊。

西江月·怀故人

相遇桃红湖岸,离分暮雨云烟,梦中相见北风寒。相对双眸潜滑。

一别相思难断,数年心碎花残。一杯浊酒独依栏,对月轻声长叹。

□书画园地

家和福顺

牛永海作品

順福齋家

自心知善天
善和美家庭
和睦福泽
家和福顺
唐韵行小篆
大篆伯厚
一清二白
劫后余生
顺福斋
牛永海

□有感而发

□王自亮(长垣市)

秋天的雨

不觉就是秋了,晴日还有些热,可早晚却很凉爽了。又时不时地下一场秋雨,飞飞扬扬,飘飘洒洒,湿了多少人的思绪。

汪曾祺说,雨有时会引起人淡淡的忧愁,不是怀人,不是思乡。是的,看着那飘落的雨丝,心里会莫名有种伤感,有种惆怅。

对于清闲的人来说,下雨天其实挺美的,没有了寻常的忙碌,有一种雨季的

新奇。

赏雨茅屋,听雨画船。

看着飞飞扬扬的雨,听着那点点雨声,沏一壶茶,读一卷书,或是与相契的好友清谈,都是难得的美事。

它能摒弃多少烦躁,洗涤人的心灵,滤去欲望。

特别是夜里,雨又给孤独的人倍添孤寂,给敏感的人带去伤感。

独行的寂寂的秋夜,一点一滴的雨,

总让人越觉凄楚。

而今,又是秋天,又是秋雨,坐在窗前,看阴阴的天空,雨一点点洒落。心情似乎也随了地面在被慢慢润湿。

不知道在想什么,似乎什么也没想。带着一种思绪和轻愁,静静品赏着这场雨。

秋雨绵绵,绵绵无绝期。淋湿了夜,淋湿了相思。